

跨越山河去援藏

王军

季的校园,阳光明媚,孩子们的眼神闪亮,像一颗颗宝石即将洒向美丽的青藏高原,让我们心中满怀自豪,我们西藏农牧学院的孩子在哪里都能留得住,干得好。2019级动物科学的达瓦卓玛,她是我联系的就业帮扶对象,她话不多,眼神清澈,有些腼腆,毕业时她去了那曲市嘉黎县,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地方工作,这个小姑娘没有退缩。还记得,去年藏戏《最美格桑花》在学校文体馆演出,当“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字幕出现的时候,全场激动的掌声经久不息,你能从掌声中听到团结的力量,对伟大祖国的爱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2023年7月,我们组织了西藏农牧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20多名同学,去通麦的十英雄纪念碑敬献哈达,同学们默默怀念,也承接英烈的嘱托。当2020级的益西巴丹在碑前呢喃祷告,向烈士深深鞠躬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眼中闪亮的泪珠,正是这深入血脉的感恩之情,驱动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秋天运动会的欢乐总是色彩斑斓,同学

们在操场齐聚,藏语、汉语的歌曲响彻尼河畔,各类文化的交融是那样自然,就如同河谷的风和云在起舞。响箭的哨声也在操场一角划过,那里既有响箭,也有传统弓,还有现代的复合弓,大家一起切磋,标靶的中心被一一射掉,迎来欢呼与掌声。在文体馆西面的柳树下,藏族同学在弹六弦琴,那种干脆的声音,不着急,不复杂,娓娓道来,歌之蹈之,引得我们几位老师也欣然参与其中。这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美好,文化在融合,心灵在相通,友谊和亲情在成长。

最难忘的还是清晨树下,或者夜晚路灯下孩子们读书的身影,他们的神情是那样专注。由于文化课起点比较低,孩子们理解和应用理论方面有些困难,但是,他们的求知欲望是那样强烈,我常常会说,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就像巴松措的湖水那样让你无法拒绝。他们正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一门门功课啃下来。我时常会想,“苦干实干”用到他们身上很贴切。我指导就业的2020级学生扎西旺姆,几乎每次联系她的时候,

她都在图书馆。我看过她的学习笔记,可以说是认真到了一丝不苟。当她兴奋地告诉我她考研考了290分的时候,我没有惊讶,因为正是她不怕苦的投入,才有这样的成果。当然,光苦是不够的,还要不断琢磨如何学习和利用知识的方法,才能有创新,才能把西藏未来的草学研究做好。

2020级林学考研的张露,深夜给我发消息说她被中南林业大学录取了。表达对我的感谢,她形容我说“这般的呼吸一样自然散发着善意的好人”。她说的好人,不就是对我援藏工作的最大褒奖吗?我们每个援藏干部,都在做这样的好人,不用豪言壮语,尽力付出,帮助别人,这也许就是30年来援藏的基本内涵。

飞机已经进入雅鲁藏布江峡谷,能看到山腰的薄云在起舞招手,好像在说欢迎好人回来。还是那句话,来西藏,我愿意,来西藏,做好人,做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好人!

(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十批援藏干部)

紫冰线

热情的哈达(外一首)

王万胜

刚来到人群中
一份纯粹的祝福便驶过我的头顶
在我的脖颈上搁浅
丝线心思缜密
但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热情渗透进来
驱赶着我高原反应
迫使我一身的寒意踉跄而逃

在风的帮衬下
哈达的一端垂下来
轻轻拍打我的衣襟
如一位分别多年的老友
扣动我久闭未开的柴门
就连我并不宽广的胸襟
也因为它的来访豁然开朗
我打开心门
与它打起了招呼
扎西德勒!

藏装

在藏地,恐怕没有什么
能比藏装更加热爱生活
大襟和长袖心情轻快
风一吹,便燃成一团热火
引燃着我的心
唯一一支劲舞
才配得上
这身历史悠久的盛装

穿上藏装以后
我慵懒的躯体
便睁开了闪亮的眸子
我愿意穿着它
跋山涉水
去探望相识的雪莲
愿意走进田野
与一株青稞结缘
与低头吃草的牦牛认亲
但现在,最让我渴望的事情
莫过于黑夜早些来临
届时,我将与当地同胞一起
轻歌曼舞
赞美这片高远却不寒凉的人间

久堆村驻村记

德吉

一

久堆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山峦高耸入云,将宁静的田园紧紧地拥入怀中。村庄绿树成荫,掩映着村民的家园,每一栋房屋都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一条清澈的水渠宛如一条银带,蜿蜒穿过整个村庄,潺潺的流水声在村民家门口轻轻响起,让人心中充满了喜悦与宁静。

正值虫草采挖的季节,村里大多数青壮年都上山去了,只留下老人和孩子们悠然自得地生活在绿意盎然的村庄里,看着院子里花开满园,绿树摇曳,享受着生活的丰盈与宁静。他们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分享着家庭琐事,让我感受到一种无拘无束的亲近与温暖。

从村民家中走出,我们向着村委会的方向走去。途中,遇到一位骑着四轮电动车的老人,车上还载着两个小朋友。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小朋友甚至站在车厢里。我们不禁感到一阵揪心并提醒老人要注意安全,戴上安全头盔,同时告诫小朋友不要在车厢里站立。

走近村委会,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坪和盛开的紫色翠蝶花,它们将村委会装扮得格外漂亮。

傍晚时分,风从远方吹来,一阵又一阵,树木随风摇曳生姿,仿佛在为这宁静的村庄欢腾。在村委会里,除了听到风声,还能听到角布朗河水咆哮的声音。

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我开始了我的驻村生活。我深知,融入这个村庄,与村民建立深厚感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担当。

二

清晨,久堆村在昨夜细雨润泽下显得尤为温润富有光泽。半山腰的云雾似仙境般缭绕,初升的太阳温柔地洒向田野,金色的光芒为青稞和小麦披上了一层璀璨的外衣。

依照安全生产大排查的严格要求,我们三人一组,逐户走访,进行细致的巡查工作。每到一家,村民都以热情的笑容相迎,纷纷递上清凉的矿泉水,与我们亲切地拉家常。他们好奇地询问我们是否又换了新的工作组,看似短暂的一年,工作组的辛勤付出却已深深烙印在群众的心中。那一声声“辛苦啦”,犹如甘甜的清泉,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们向因受伤无法出门的村民送去我们的关心和问候,让他们也感受到驻村工作队队员和他们时刻在一起的温暖。

我们一丝不苟地对每户村民的用气和用电安全进行排查,反复强调用气完毕后务必关好阀门,以防漏气或孩子误触。对于用电安全,我们也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指导,希望他们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年长的村民表示,由于孩子不在家,他们很少使用气灶,担心会出现问题;而那些会使用的村民也纷纷表示会格外小心谨慎。经过排查,我们发现村民对用气用电的安全问题都非常重视,这与驻村工作队队员平时的宣传和宣传密不可分。

在村里,老弱妇孺各自忙碌着,有的去田里辛勤除草,有的忙着驱赶牛群,还有的则细心照料着孩子。而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则三五成群地在乡村小道上尽情奔跑,尽情玩耍。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宁静而祥和的氛围中。

当落日的余晖渐渐洒向山野,我们也结束了一天的巡查工作,回村委会的途中,清澈的角布朗河水依旧咆哮着,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力。这几天的驻村生活,经历的每一个瞬间都让我印象深刻,成为心中宝贵的记忆。

三

逐渐学会放慢脚步,让自己深深沉浸在这片乡村的宁静之中。从县里的培训归来,周围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最初在村里的模样。清晨,我依然被那悦耳的鸟鸣声温柔唤醒。加查的海拔比市里略低一些,所以睡眠质量出奇地好,让我每天都精神焕发。

今天,阳光格外灿烂,我悠然地准备着早餐,同时等待着市县的工作点卯。完成这些日常琐事之后,我和队员们开始整理办公室里的材料,借鉴上一批驻村工作队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就在这时,村委会里突然来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他们在炽热的阳光下尽情地踢球、奔跑、嬉戏,似乎对阳光的灼热毫无忌惮。看着他们那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不禁感叹,这就是乡村孩子最真实、最无畏的模样。

看到孩子们踢球踢累了,我和小蕃便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开始与他们聊天。我们问他们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学习诵读,孩子们兴奋地点头,表示非常愿意。于是,我教他们诵读了《如果信仰有颜色》这篇经典作品,并和他们一起大声朗读。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纯真与热情,也体会到了与他们共同学习、成长的快乐。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一起努力,为这片土地注入更多的活力与希望。



草原天色

裴振喜 撰

2024年5月9日,一架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西宁的航班上,乘务员正在与导盲犬福桔和它的主人达琼合影留念,这是西藏的第一只导盲犬,它将于5月10日从西宁乘火车抵拉萨。

辽阳人王永东准备在拉萨火车站迎接福桔和达琼的顺利到来,向他们敬献洁白的哈达。他非常关切福桔有没有高原反应,假如有高反该如何应对?好在福桔欢蹦乱跳,对西藏完全不陌生。

5月19日,达琼与福桔一起参加了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的全国助残日演出活动,受到残疾人朋友的欢迎。王永东也参加了活动。西藏的残疾人朋友称他为“大连好人王大爷”。

王永东大学毕业后做过啤酒厂会计,开过公司,热衷摄影,喜欢旅行。2010年,他从滇藏线第一次走进西藏,就与西藏的公路与公路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专家一落千丈为负重累累的“狗贩子”,这一切我是亲眼看到的,深受感动。说他是中国导盲犬之父,当之无愧。

王永东有位朋友在西藏做生意时曾给西藏特殊教育学校捐赠过物资。有一天,这位朋友从林芝开车带他到拉萨,找西藏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商谈给西藏特殊教育学校捐赠导盲犬的事宜。

与校长沟通的时候,起初他是推荐了一位他们学校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在德国待了六年的英语老师。“等到约定的时间见面后,这个老师说,我有爱人给我领路,我暂时不需要,但是我的学生——微信名叫人间值得,他们特别需要。他们有的人原来做过按摩,还卖过藏香。最近,他们成立了一个盲人演出队,需要经常出门演出,很不方便,你能不能给他们解决一下(导盲犬)?”

王永东和盲人演出队建立了联系,并选中一位叫达琼的盲人接触。王永东开车

导盲犬福桔

索穷

那一年,王永东和朋友从昆明开车进入拉萨。他们疯狂地看,疯狂地拍,疯狂地享受路上的风景。

从公路主线起步,他进一步走深,脚步往公路支线延伸,看到偏远地区的老人小孩有身体不适的,他便用自己擅长的推拿和按摩手艺调理病人的身体,内心得到极大的充实和满足。

王永东从单位辞职来到大连创业后,认识了人称“大连狗爸”的王靖宇教授。

曾留学日本的王靖宇是广岛大学动物行为学博士,2001年毕业后任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主任。从小到大养过十几种动物的他,对动物有着特殊的感情。2004年雅典残奥会时,他从电视上看到不少运动员都带着导盲犬,又因为他的曾祖母是视障人士,他长期关注这个群体,便产生了自己培训导盲犬的想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王永东说,老王卖了自己的一套房子,干脆自己买狗养狗送狗,推动中国的导盲犬事业不断发展,从年薪35万元的动物行

带着达琼在大街上转,真切看到了盲人的不易,决定给达琼捐赠一只导盲犬。

原来,早在2011年,王永东就给王教授创办的大连导盲犬基地捐款10万元。按照协议规定,他有权指定自己捐养的导盲犬的去向。他的意愿是给新疆、西藏的盲人,或给守卫过祖国的解放军捐赠。“最后落实到西藏,也是缘分使然。因为区外毕竟有400多条导盲犬在服役,但是西藏一直是空白,我必须填补这个空白!”

王教授在电话里问他:“为什么要指定捐给西藏?捐给达琼?”

王永东说:“我跟西藏的故事太多了。有一年,我到墨脱旅游,走到一个古老的门巴族村寨,我想品尝一下门巴族的饭菜,但又不合适提钱,就站在那里看。门巴族主妇问我想吃饭吗?我说是,她跟她妈妈特意给我做了一道菜,我很是感动。总而言之,走在路上,西藏同胞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无以回报,我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